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 到标准英语

Second edition

Dennis Freebor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麦克米伦出版社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

Second edition

Dennis Freeborn 著

陈国华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麦克米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 - 2000 - 01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英)弗里伯恩(Freeborn, D.)著;陈国华导读.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8

ISBN 7 - 5600 - 1924 - 2

I. 英… II. ①弗… ②陈… III. 英语 - 语言史 - 英文 IV. H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969 号

English edition © Dennis Freeborn 1992,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dual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exclusive arrangement with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United Kingdom. It is for sale only within Mainland China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from the Mainland.

本书由麦克米伦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英语史: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

Dennis Freeborn 著

陈国华 导读

* * *

责任编辑: 蔡苏君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32.5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600 - 1924 - 2/G·827

定 价: 4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 应用语言学文库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王宗炎

副主任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润清	吴一安	李朋义	沈家煊	陆俭明
陈国华	胡文仲	胡壮麟	徐烈炯	桂诗春
顾曰国	戴炜栋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秋芳	方 立	王才仁	王立弟	王克非
王初明	王逢鑫	王嘉龄	史宝辉	宁春岩
田贵森	申 丹	刘世生	朱永生	何兆熊
何自然	张绍杰	张柏然	张德禄	李宇明
李延福	李行德	李筱菊	杨永林	杨信彰
杨惠中	杜学增	汪榕培	邵永真	陈治安
周流溪	林连书	罗选民	姚小平	祝畹瑾
徐盛桓	秦秀白	贾玉新	顾 阳	高 远
高一虹	黄国文	惠 宇	董燕萍	蒋祖康
韩宝成	蓝 纯	潘永樑		

策 划 霍庆文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8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 and 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

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

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一、语言和语言史

学习、研究一种语言，需要多少了解一些它的历史。了解了它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该语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也有助于我们掌握和认识这种语言。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 (Saussure 1983: 79-98) 就提出，语言研究分共时 (synchronic) 和历时 (diachronic) 两种，共时研究描写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状态，历时研究探讨语言的演变，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共时研究可以而且应该脱离历时研究，历时研究则应基于共时研究。为了说明语言的本质，他打了许多比方，其中以下棋比喻语言，他认为最为恰当。^① 棋有固定不变的规则，语言也有固定不变的原则。我们描述下到某一时刻的一盘棋，丝毫不需要知道在这之前的棋是怎样一步步走的；同样，描写语言的一个特定状态，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历史演变过程。根据这样一种语言观，除了历史语言学家，其他人，包括普通语言学家，不需要了解有关语言的历史。

在索绪尔之前，语言学的主流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索绪尔的语言观把语言研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小天地解放出来，为 20 世纪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共时现象铺平了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把语言比作下棋，是把语言看得过于简单了。首先，一副棋不过几十到上百个棋子，并且对弈双方棋子的数目相等；一种语言却至少也有好几千个词，多的，例如英语，有几十万个词，并且每个人的词汇量不等。其次，一副棋的棋子最少的，例如围棋，只有黑白两种，多的也不过十几种，而且每一种棋子的性质完全一致；语言则不同，尽管语

^① 在由 Bally 和 Sechehaye 整理的第一版 (1916) 及之后的各版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里，这个比喻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可是在 Komatsu (1993) 根据 Saussure 的学生 Constantin 当时的课堂笔记编辑的 *Troisièm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0-1911) 里，这个比喻却没有出现，不过 Saussure 关于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化。

法学家也可以为一种语言分出十类或二十类词，可是不管哪一类词，里面没有哪两个词是一模一样的。第三，一种棋的规则就是那么几条或十几条，并且对于对弈双方来说是完全一样、固定不变的；一种语言的规则究竟有多少条，目前谁也说不清，并且这些规则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一定程度的可变性，从而导致每个人所掌握的语言规则的数目也不完全一致。第四，最重要的是，一种棋在其发明后的传播过程中，规则或许会发生变化，新规则取代老规则，新老规则之间是一种非共存的关系，也就是说，两种规则不能同时使用；语言产生后，在其发展过程中，语法规则也会发生变化，会不断有一些老规则被新规则取代，但新老规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种共存关系，两种规则同时使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仍然用下棋来打比方，那么可以说语言就是一副有几千、几万、乃至几十万个新老棋子的棋，每个棋子的走法都和其他棋子不完全一样，而且许多棋子有不只一种走法。下棋的个人一般并不认识所有可供他选用的棋子，即使是他认识的棋子，他也并不一定了解其全部走法。要了解一个棋子的全部走法，正确地使用它，就必须研究包括其历史演变在内的所有情况。如果我们这样认识语言这副巨大无比的棋，恐怕就很难说，一个已经观棋很长时间从而对棋子（包括那些虽然已经过时但并非完全废弃了的棋子）的各种走法（包括新老走法）都有深入了解的人，在对棋局进行描述时，与一个只了解现用棋子现今走法的过路观棋者相比，毫不占据优势。

语言史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看，宏观语言史研究语言系统的起源、发展和湮灭，微观语言史研究具体一个词或一条语法规则的来源、演变和废弃。词源学和构词法在语言系统的研究中占什么地位，是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英国《独立报》1987年11月刊登过两封读者来信（见 Freeborn 1998: 4-5），在要不要向学生解释词源和词的构造这一问题上，两位作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很有意思。第一封信的作者认为，了解了一个词的本来意义，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个词的功能，education ‘教育’这个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说 education 源自拉丁语 educare，前面 e 的本形是 ex，意思是‘出’，后面 ducare 的意思是‘引’，因此英语 education 的本义是‘引出’。所谓 education，就是引导人从愚昧中走出，达到知识的光明境地。第二位作者却认为，了解 education 的词源并不能告诉我们应当怎样教育孩子，就像了解 hysteria ‘歇斯底里’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对诊治这一病

症毫无帮助一样。第二位作者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因为 hysteria 是 hysteric 的名词形式，hysteric 是从拉丁语 hystericus 演变来的，而 hystericus 又源自希腊语 hystera，意思是‘子宫的，子宫病’。‘歇斯底里’和‘子宫病’，不说风马牛不相及，起码也是差距甚远。

那么两位作者究竟哪一位对呢？都对，也都不对。第一位作者对 e 和 ducation 这两部分的原义的解释并不错，错就错在他从 e ‘出’和 ducation ‘引’这两个部分引申出了原来没有的“引导人从愚昧中走出，达到知识的光明境地”这一意思，结果让人嘲弄一番。第二位作者比较客观，没有信口开河，可是他的话有些强加于人。人家只是说“了解了一个词的本来意义，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这个词的功能”，“词的功能”无非就是其意思和用法。可是他却把这曲解为了解了 education 这个词的词源，就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并借题发挥了一番。双方都可以各自再举出许多例子，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第一位作者可以说，我对 education 的解释并没有错呀，你看，不仅 education，而且 aqueduct, conduct, deduction, induction, introduction, production, reduction, seduction, 等等，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分析。了解了这些词的构造和其各部分的原义，难道不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这些词吗？第二位作者可以反驳说，那请你解释一下，bachelor, cloud, danger, lady, naughty, nice, sad 这些词，它们的本义——‘没有自己旗帜的年轻骑士’，‘岩石，山岗’，‘权势’，‘揉面团的人’，‘一无所有的’，‘傻，笨’，‘满足，厌倦’——和今天的意思有什么关系吧。我认为，这两封信的作者摆出的现象并不矛盾，而是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位作者提出的是派生形态学 derivational morphology 的问题，索绪尔 (Saussure 1983: 90) 说“语言的共时现象与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而派生形态学恰恰说明，语言的共时和历时现象往往密不可分。第二位作者提出的是语义的演变 (semantic change) 问题，研究已经废弃了的词义，对于理解和掌握今天的语言，当然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对于了解有关语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其先民的认知方式，却很有帮助。

二、英语和英语史

英语史当然是英语的历史，但什么是英语，英语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学术界并没有共同的认识。

我们知道, England ‘英格兰, 英国’本来不叫 England, 而叫 Britain ‘不列颠’, English 也不是不列颠的本地语, 而是一种外来语。据史学家比德 (Bede) 公元 731 年用拉丁文写成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① ‘盎格尔夫民族教会史’记载, 从 5 世纪中叶起, 居住在欧洲大陆与不列颠隔海相望的盎格尔夫^② (Angle)、萨克逊 (Saxon)^③、朱特 (Jute) 等日耳曼部族开始大批渡海, 移居不列颠。这些定居者的母语属于西日耳曼语的分支, 进入不列颠后, 经过 1500 年的演变, 成为今日形形色色的各种英语。广义的英语史, 就是这些移民语言 1500 年来的演变史。

对于英语史, 也可以有一种狭义的理解。当人们说“我说英语”或“我学英语”时, 这个“英语”往往不是指英语的某一地域方言, 甚至也不是指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 而是指一种理想化的、超越各种方言的标准英语。狭义的英语史, 就是这种标准英语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弗瑞伯恩 (Denis Freeborn) 将自己的这本英语史题名为 *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 “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 正是出于对英语史的狭义理解。事实上, 关于英语史的普及性的书, 一般都持这种狭义理解。

英语史研究者现在通常把英语划分成古代英语 (Old English)、中代英语 (Middle English)^④ 和现代英语 (Modern English), 又根据某些对英语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为这三个阶段的英语分别定出上限和下限。古代英语的上限自然是公元 5 世纪中叶, 即盎格尔夫、萨克逊人、朱特人大举移居不列颠之时, 下限是 1100 年左右, 因为 1066 年威廉率领诺曼人征服了英国, 使法语 (确切地说是“诺

① 此书至少有三个英译名: 1.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Baugh and Cable 1993: 45); 2.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 (Crystal 1995: 7); 3.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hurch and People* (见 Freeborn 1998: 12), 第一种译法最常见。

② Angle 通常译为“盎格尔夫”, 以与“盎格尔夫-撒克逊” (Anglo-Saxon) 保持一致, 其实这是不对的。Anglo-Saxon 指移民到英国的 Saxon ‘萨克逊人’, 以区别于留在欧洲大陆本土的 Old Saxon ‘老萨克逊人’ (见 OED Anglo-Saxon)。前缀 Anglo- 是名词 Angle 的变体, Angle 读音为 /æŋgl/, 应当译为“盎格尔夫”, 指生活在 Holstein 地区 Angul 地方的人。Angul 又作 Angol 或 Angel, 和 angle “钩”是同一个词, 因那个地方地形是钩形而得名 (见 OED Angle)。

③ Saxon 通常译为“撒克逊”, 其实这个 Saxon 就是日耳曼语 (即德语) 的 Saxon, 德语 Saxon 的汉语译名是萨克逊, 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 Saxon 应当统一译为“萨克逊”。

④ Middle English 通常译为“中古英语” (如李赋宁 1991: 6), 由于 middle 并没有“古”的意思, 所以这里译为“中代”, 以与“古代”、“现代”等对应。

曼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改变了英语的发展方向。中代英语上限是 1100 年,下限是 1500 年左右,因为 1476 年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把印刷机引进英国,开始大批印书,这件事对教育的普及和英语的标准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现代英语的上限是 1500 年左右,下限是今日英语(present-day English,也就是现今活着的人使用的英语)。由于 16、17 世纪的英语(其典型代表是莎士比亚的英语)与 18、19 世纪英语和 20 世纪英语相比,有不少差别,所以人们通常又把现代英语分成早期现代英语(Early Modern English 1500-1700)、晚期现代英语(Late Modern English 1700-1900)和今日英语。弗瑞伯恩这本书对英语的分期,基本沿用了通常的做法,不同的是,他把中代和现代英语的界线定在 1450 年,因为 1430 年之后英语恢复了官方语言的地位,到 1450 年时,大法官法庭(Chancery,相当于总理衙门)行文所用的官庭英语(Chancery English)已成为标准书面英语。

关于英语史的分期,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对任何连续体进行切分都免不了一定的主观性和任意性,给英语分期断代,也不例外。英语从古到今,从未停止过演变,是典型的连续体。昨天的英语和今天的英语、去年的英语和今年的英语、上个世纪的英语和这个世纪的英语、1100 年之前的英语和 1100 年之后的英语,彼此之间没有一个鸿沟,甚至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此,给英语分期,很难说哪一种分法对,符合实际,哪一种分法不对,不符合实际;只能说哪一种分法更有道理,更符合人们的直觉,哪一种分法不太有道理,不太符合人们的直觉。其次,人们的直觉不是一成不变的,什么是英语,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和之后,英国人看法就不一样。19 世纪 70 年代之前,人们把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前不列颠岛上盎格爾人、萨克逊人和朱特人的后裔说的话通称为 Anglo-Saxon ‘盎格鲁-萨克逊语’,也就是说,人们当时并不认为 1066 年前不列颠岛上日尔曼人后裔说的话已经进化成为英语,他们的直觉是,1066 年之后的英语才算英语。可是,1871 年英国语文学家斯威特(Henry Sweet,转引自 OED *English* B. n. 1. b)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他说:

我在这部著作里始终都用“古代英语”表示那未被混杂、富于屈折变化阶段的英语,这一阶段的英语通常被赋予“盎格鲁-萨克逊语”这样一个野蛮而又毫无意义的名称。

斯威特的观点得到英国语文学界的普遍认同,于是“古代英语”这一

术语逐渐取代了“盎格鲁-萨克森语”，“英语”的历史也就顺理成章地往前推进了 600 年。

据说“古代英语”这个术语能取代“盎格鲁-萨克森语”，是因为前者比后者“科学”(Quirk and Wrenn 1957: 1)。确实，有了“古代英语”这一术语，人们就可以方便地说，盎格人人和萨克森人讲的都叫“英语”，只不过分属“英语”的两种方言，一种是盎格利亚 (Anglian) 方言，另一种是盎格鲁-萨克森方言。从分类学观点来看，这的确是更科学了。问题是，我们说英语是 5 世纪中叶由移民带入不列颠的，那只是一种不严谨的说法，细究起来，最初那些移民说的话能叫英语吗？如果有人说，那些移民告别大陆故土那天说的是盎格人话和萨克森话，坐了两天船，一踏上不列颠岛，他们说的家乡话就分别变成了英语的两种方言，恐怕谁也不会相信。我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把 Englisc (English 的古英语拼写) 和 Ænglisc (English 的另一拼写形式) 区别使用。盎格人说的话是 Ænglisc (这里姑且译为“盎语”)，他们渡海前说的是盎语，渡海后说的还是盎语。后来盎语和萨克森语都经历了一些变化，变得更为接近，同时说这两种话的人也萌发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语意识，他们都以 Englisc ‘英吉利人’自称，都把自己说的话称为 Englisc，这样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英语”。据 OED 考证，Englisc 作为名词最早出现于 890 年的文献里，这时已被用来指称不列颠岛上的盎格人和萨克森诸方言 (见 OED *English* B. n. 1. a)，也就是说，这时岛上大多数居民已公认英语是他们的母语。这种共同民族意识和民族共同语意识的产生估计也不会太早，布雷克 (Norman Blake 1996: 8-9) 认为，不应早于艾尔弗雷德王 (King Alfred) 当朝时期 (871-899)。

三、《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的特色

中国英语界比较熟悉的单卷本英语史有两本，一本是鲍和凯布尔 (Baugh and Cable 1993) 的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另一本是李赋宁 (1991) 的《英语史》。前者自 1951 年出版后历经三次修订，50 年来畅销不衰，可以称为传统英语史的典范；后者基本也属于传统英语史的范畴，它吸取了前者的长处并以中文撰写，方便了中国学者。传统英语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参考文献翔实，人们学了它之后再去做关于英语史某一具体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会有路可循。不

过许多人，也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学习英语史，不仅是想对英语的历史演变有所了解，而且希望对过去不同时期的英语有切身的感受，以便能借助词典直接领略乔叟、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等文豪们的文采。对于这些人来说，即使他们熟读了鲍和凯布尔的书，要想做到直接解读历史文献，恐怕还要经过相当一番挣扎，原因就是，传统英语史一般不为读者提供解读历史文本的机会。

与传统英语史相比，弗瑞伯恩这本英语史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以历史文本为基础，通过对历史文本的介绍、阐释和评论，描述英语的演变。近年来出版的英语史似乎有一种突出历史文本的趋势，李赋宁的《英语史》正文中就有一些历史文本，而且书后附有“早期英语读本”，从古代英语到莎士比亚，共提供了 17 篇历史文本。有的，例如伯恩利 (Burnley 1992)，甚至主要就是原始文本的选集。但是把对英语史的描述和对原始文本的阐释融为一体，是弗瑞伯恩的首创。作者在书中一共用了近 200 篇历史文本，其中绝大多数是影印本，从 9 世纪的《盎格鲁-萨克森编年史》到 20 世纪的圣经译本，仿佛为读者开了一座英语史的博物馆。与这本教程配套的还有 Text Commentary Book ‘文本评介’、Word Book ‘词论’和 23 篇文本的录音带。^①如果说读者从传统英语史那里得到的是一张张系统而详细但干巴巴的史料单，他们从弗瑞伯恩这本书里得到的则是一幅幅有声有色的画面。

参考文献

李赋宁，1991，《英语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Blake, N. F. 1996.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Baugh, A. C. and T. Cable. 1993.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th edn) London: Routledge.

Burnley, J. D. 1992.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 Source Book*. London: Macmillan.

Crystal, D. 1995.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UP.

^① 可惜这三种配套材料都得直接从作者那里邮购，而且价格不低。另外配套的文字材料虽已随此书第 2 版更新，录音带却没有更新。由于第 2 版增加了许多新文本，第 1 版文本的编号被完全打乱，因此录音带文本的编号与教程文本的编号不一致。

- OED = Murray, J. A. H., H. Bradley, W. A. Craigie, C. T. Onions.
1989.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n prep. by J. A. Simpson and E. S. C. Wei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Quirk, R. and C. L. Wrenn. 1957. *An Old English Grammar*. (2nd edn.) London: Methuen.
- Saussure, F. de.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y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 Saussure, F. de. 1993.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1910 – 1911)*, ed. by Eisuke Komatsu,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oy Harris, Oxford: Pergamon Pres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text of the first edition has been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nlarged to include nearly two hundred historical texts, of which more than half are reproduced in facsimile. The facsimiles are primary sources of our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illust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andwriting, printing, punctuation and spelling in a way which is not possible using modern printed versions of old texts.

The practice of modernising the spelling of modern printed texts of earlier English like, for example, the 15th-century *Paston Letters* and Shakespeare's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century plays has obscured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Literary texts are generally printed with modern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and though editions of Old and Middle English retain much of the original spelling, they usually add present-day punctuation.

The texts

The core of the book is the series of texts exemplifying the changes in the language from Old English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English. The texts have been select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The Old English texts are almost all from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nd so provide someth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language a thousand years ago. Some texts have aspects of language itself as their subject. As we have no authentic records of the spoken language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sound recording, letters and diaries of the past are included, because they are likely to provide some evidence of informal uses of English. Some literary texts have been chosen, but the series does not constitute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Readership

The first edition was intended for students of English Language at Advanced Level, but since publication in 1992 the book has been used in university departments of English, both in Britain and in over thirty overseas countries. As a